

北京短篇小说名作 60年60篇 (下卷)

刘恒 主编 孟繁华 解玺璋 副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短篇小说名作 60年60篇 (下卷)

刘恒 主编 孟繁华 解玺璋 副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短篇小说名作60年60篇(上、下卷)/刘恒主编.—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02-1004-8

I.北… II.刘…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8231号

北京短篇小说名作60年60篇(上、下卷)

BEIJING DUANPIANXIAOSHUO MINGZUO 60 NIAN 60 PIAN

刘恒 主编

孟繁华 解玺璋 副主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00×990 16开本 52.5印张 82.8千字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004-8/I·976

定价:68.00元(上、下卷)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下卷)

- | | | |
|-----|---------------|-----|
| 419 | 疯狂的君子兰 | 张辛欣 |
| 437 | 老棒子酒馆——异乡见闻之三 | 郑万隆 |
| 445 | 沙 狐 | 郭雪波 |
| 461 | 红了樱桃 | 刘连枢 |
| 479 | 走窑汉 | 刘庆邦 |
| 488 | 多余的故事 | 刘索拉 |
| 500 | 减去十岁 | 湛 容 |
| 516 | 西三旗 | 赵大年 |
| 526 | 狗日的粮食 | 刘 恒 |
| 537 | 给我老爷买鱼竿 | 高行健 |
| 550 | 牵骆驼的人 | 从维熙 |
| 565 | 纸片儿 | 陈 染 |
| 577 | 忧郁的田园 | 曹文轩 |
| 595 | 日 午 | 林 白 |
| 602 | 失去了歌声的城市 | 徐 星 |
| 609 | 死里逃生 | 星 竹 |
| 624 | 旗 袍 | 王 荒 |
| 633 | 破译桃花冲 | 王梓夫 |
| 649 | 幼儿园 | 丁 天 |
| 662 | 战争童谣——短篇小说三题 | 钟晶晶 |

676	厨 房	徐 坤
691	金色的麦田	周大新
710	我家房后的月亮	邹静之
732	藏红花	毕淑敏
746	黑猪毛白猪毛	阎连科
762	葵花走失在 1890	张悦然
778	美丽日斑	曾 哲
792	创可贴	荆永鸣
805	成人礼	温亚军
814	里面全是玻璃的河	邱华栋
822	《北京短篇小说名作 60 年 60 篇》编后记	李 青

疯狂的君子兰

张辛欣

市场墙上新贴出一张醒目的白纸。

布告

首犯×××，因抢劫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主犯×××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同案犯×××因主动检举，认罪态度较好，给予宽大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下面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落款，年、月、日以及一个鲜红清晰的印。

同样的内容，以消息的形式，在当天日报第一版右侧的位置出现。在它下面，用庄重而朴素的花边框住一个短评。晚上的电视里，也将会有一个非常严肃又不十分刺激的宣判场面。色调以深蓝和红褐为主。前者是公安民警和剃了头的犯人的衣服，后者是大会会标和从背面拍摄的一排排听众席的椅背。

人们议论纷纷。最快的传递新闻的手段也不能代替使远古神话得以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工具：嘴。新闻又变成拍案惊奇，在大街小巷里、办公室内，合家聚集的饭桌四边和情人约会时紧凑而甜蜜的空间中飞翔。

……这老人平日几乎不出门，把花跟自己都锁在家里，就是那天出去倒垃圾的工夫，门上还上了撞锁和挂锁。贼趁着这个空儿，撬门进去，抱起来就走，就在这时候，老人回来了。不是死在屋里吧？当然不是，两个人做的案，一个进屋，一个守在上边一层楼梯拐角那儿望风，不知怎么就没发现回来人了，还没来得及给暗号，老人进去了，一遇见贼，扑上去抱住花盆不撒手，那小子蛮，连人带花一块儿拖出来，老人喊啦。不喊没准儿死不了。没准儿，守在楼上的那个赶下来，照脖子上就是一刀，气管割断人不会立刻就死，喊不出声，顺着楼梯，跟着往外逃的贼一起往下滚，最后，老人停在一

楼。从门洞外边什么也看不出来，又是上班、上学的时间，血，慢慢地往外流，淌出门洞，被个生病没去托儿所，在外边玩的孩子发现了。那还不得吓死孩子！可不，那脖子上还咕噜咕噜直冒血泡。贼跑掉了，跑到半路，还撞上个熟人，就那么抱着盆花，一身血。甭讲啦，从这儿破的案！不，还问了一句呢，说是打酱油撒了一身，就过去了，这案子没等侦破就清楚了，俩人干，三人商量的，没去的那小子毛了爪儿，觉着人人都盯着他看，实在受不了，自首啦。啧啧，就为这么盆君子兰！再值多少钱，搭上两条命，还加一个蹲二十年的……那盆花究竟值多少钱？一千五？不止。二千？不止。三千？！……人命呀！啧啧。啧啧……

人们在互相传播和听取中，充分表达了所具备的基本道德感，满足了一次无穷尽的好奇心，也疏导了一下禁闭着的其他欲望。也许，正是这些突然而至的不幸和恐惧，使流逝、机械循环的日子凝聚起来，于是每一天才可能变得更加充实？谁知道呢！

然后，人们照旧在街上走，照旧忙自己的事，想自己的心思。

人们照例谈论、伺候着自己的君子兰。

这里本来是一座自行车城。它以三十年不变而至今仍供不应求的一种自行车闻名。当那车子在街道、公路、乡间小径上到处飞驰的时候，与这座城市相距遥远的人们，会从那些很耐颠的车架上，从它驶过积水洼后印在路面上一道道细细的轮胎印上，从它各种随时可以配换、代用的零件上，跟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人的形象产生某种亲切的联系。除此以外，这座城市本来的确没有更独到的特点。街道和居民住宅的建筑形式，不新也不怪，有凡是城市就免不了的大气污染，不论什么颜色的楼，都蒙着一层灰。树不算多也不算少，夏天来的时候，绿树不费劲儿地使整个城市漂亮起来，然后又轻易地卸了装。年复一年。这里的人和别处的人一样，吃饭，睡觉，上班。相处久了，会对琐碎的家庭生活有点儿厌烦，在感叹、不言不语的忍耐和其他行为的补偿中厮守下去；上年纪的人对年轻人的迷惘、狂妄和身上的一大堆叫不上名来、数不完的新玩意儿反感，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保守和唠叨也不耐烦，但是绝大多数还是住在一个大家庭里，吵了，打了，又热热闹闹地挤着；热恋的小情人们也在夜晚的树下、墙边公然搂抱；人们对物价的任何变化比对大国之间重要会谈的内容更感兴趣；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当初那场“大革

命”自上而下卷起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信教般的虔诚和狂热投身其中，而当“革命”宣告结束时，又都以深恶痛绝的态度向它告别，并且，每一个人都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捡到了一点纪念品，例如一个适合自己视力的眼镜；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大家都突然想开了，在几年间，买了、吃了过去十几年、几十年也舍不得买和吃的东西。曾经是，每得到一个小小的物质享乐，内心深处会隐隐有一种教徒犯了十戒的感觉……

如今，这座城市突然格外地风雅了，盛养君子兰。

偷的，抢的，划入另册。正派人按正派的方式办事。市里成立了君子兰协会，下属各区还有分会，时常发通知开会，出版不定期刊物，品花，介绍养花经验，交换发现新品种的情况，报道国外养花动态，增进花友之间的友谊，吸收新会员。公安部门开始重视养花者的人身安全问题，育有高级品种者成为重点保护对象；保险公司接受缴纳保险费；市政府向卖花者征收百分之十至五十的税，税收纳入财政收入计划。

下班的时候，麻醉师赵大夫趿拉着拖鞋溜溜达达，在无菌的手术室里，撒播着有关君子兰的最新动态。

花迷们正在四处寻找一种奇特的君子兰。君子兰通常开橘黄或者红色的花，少数也有开黄花、粉花的。不过，眼下人们在找的，是开黑花的。人人都听说有，谁也没见过，好比尼斯湖怪跟飞碟，说得活灵活现，没人能拿出个确凿无疑的证据。谁要是能找到，这辈子不愁吃、穿……

在手术台边上站了一天的大夫、护士们，像听了个聚宝盆、宝石花之类的故事，幻想顿时脱离一个个疲惫的躯体，去做一段任意的神游。

“奇怪，怎么突然就又兴起什么君子兰了呢？”只有卢大夫一个人甩着手上的水，摇着头。

赵大夫的眉毛还停在神采飞扬的位置，眼睛却惊异地瞪住了。他慢慢晃到卢大夫跟前，盯着问：“真不知道？”考问里自有爱说话的人要得到一个卖关子的机会时特有的满足。

“一点也不知道。”

“别人不知道还情有可原，你这人，嘿，真正的君子兰呢，怎么会不知道！”

赵大夫用手当教鞭，在空中挥舞，立刻对这位花盲实行免费教育。

你能料想得到吗？一场荒唐梦，倒使咱们这块土地占了养君子兰得天独厚的便宜！这花，原生南非，躲在郁郁葱葱的常绿植物中，身价如同荒草里的野花，从赤道南边移到北纬中部来，不过几十年。先是传入日本，被那列岛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给了个士大夫味儿的名字：君子兰。其实它并不属兰科，在不同版本的植物志中，归在石蒜科或百合科下面。也许，是它那副难得开出一小蓬鲜花的花来，一年年，以生长缓慢的对称，无缘，长形而厚实的叶子亭亭自立模样，使名人雅士们找到了顾影自怜的寄托。这一改名，颇像民女入宫，突然受封。后来，那个被辛亥革命赶下台的末代皇帝，得到人家不怀好意地扶植成立了正统史书不予承认的王朝，海那边的天皇给了些君子兰，养在宫中，人为地造几分皇家气氛。从此，海这边的大陆上，便有了一种稀有的高级观赏植物。风云变迁，帝王气数竭尽，深藏宫中的君子兰流入民间，有如嫔妃四散。如今，那先前赠花的国家，有了令人瞩目的“丰田”汽车制造业以及一大堆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工业，君子兰呢，反而不如这边盛了。也许是坐腻了飞机又眼馋骑毛驴，据说，人家怀念它。于是，这边的君子兰，像在被寻找中的皇族后裔似的，突然显贵起来。

“啊，是这样！”卢大夫被点醒了一般，“我说住我楼下的那位妇女是怎么回事呢，每天弯着腰对她养的君子兰指指点点，见长出一片新叶就说，值一百块啦；又长一片新叶，又说，值一百五十块啦。我以为她有毛病，原来是财迷心窍。”他恬然一笑，赵大夫很满意这个能够举一反三学生，卢大夫也知道了赵大夫为什么熟悉君子兰，他是旗人，真正是作废的皇族后代，他乡遇故知。

“如今都在找赚钱的路子呢。”赵大夫背起手，滑冰似的在水磨石地板上转起小圈儿来，“瞧着吧，就剩下咱们这些拿工资又没有奖金的人惨喽。”

“赵大夫，干脆叫您儿子卖君子兰去，那您不也发大财了吗？何必在这几干受累呢！”叮叮当当地，小护士麻利地把刀、剪、拉钩扔进消毒桶，像给她自己的话敲着小锣。

赵大夫一改玩世不恭的派头，叉开双脚叫起来：“我就要儿子考大学，今年要是还考不上，明年再接着来，宁愿让他当挣五十六块的穷知识分子，也不能让他靠卖那玩意儿发大财误了一辈子！”声音灌满手术室。

顿时，大家喝彩似的一齐乐起来，笑声扬到淡蓝色的天花板上，便稀

稀落地掉下来，似乎在自豪里，人们又有点犹豫，拿不准，自古相袭的士大夫式的清高，伯夷、叔齐首阳山采薇的劲头儿，到现代知识分子这儿，究竟还坚守着多少？是不是变了种？或者的确还在坚守，但到底值得不值得呢？……扪心自问，不便商量。

这时候，一个刚进更衣间的大夫走到卢大夫身边，一边伸出脚摸鱼似的摸着便鞋，一边说：“15床到处找你，我告诉他你有手术下不来，他说今天非得见你一面不可。”

“噢，对，他今天出院。”卢大夫已经换好了衣服，揣着个与谁都无关的、温柔的小秘密，准备下班回家，这下便又穿上白大褂匆匆向病房走去。

被赵大夫封为“真正君子兰”的卢大夫并无杰出特点。他穿白大褂时，像外科大夫通常有的职业风度那样，衣扣全散，行走一快，两片长长的前襟便像鸟翅似的飞起来。而里面穿的那件中年知识分子特有的“年轮装”，灰蓝色中山服，又像这种衣服穿在这种人身上，另有种无特点的共同特点：扣子一直系到最上面，领钩也系得牢牢的，即便衣服旧了，袖口、下摆破损了，却始终保持着奇妙的清洁。唯一可以称上个别的地方，他还是独身一人。

如今，四十岁的独身男子，比这个年纪的独身女子要少，独身的原因可比女性多得多。女人落到这种状况，大半只是一种心境：失望。男人呢，怪僻的，格外胆小的，好色而又讨厌钻进去就不容易挣脱的城堡的，等等，再不，可能是一个以孤高自诩的理想主义者。

卢大夫正好是最后一类角色。他属于十七岁的少女和三十岁的老姑娘常会喜欢的那种类型。宽肩，高个子，面颊清瘦而略带沉郁。十七岁的女孩子会倾心于他那谜样的沉默，三十岁的女子却可以从他线条分明、紧闭的唇上，看出细腻和敏感。不过，倘若她们一旦看到他发脾气的样子，印象就会改观。常常是为一件并不涉及他切身利益的小事。在他的怒气中包含着强烈的责任感，尽管谁也不曾为这种责任发给他聘书。一碰到那种时候，三十岁的女子会觉得他固执得有一点迂阔，十七岁的女孩子干脆笑他傻。然而这又不是他独有的性格，总有这样的男人和女人，是好人，却不一定可爱、乖巧，他们将永远不会高升，但在自己有限的角落里严守着做人的所有准则。总之，卢大夫不过属于在风调雨顺、阳光充足时栽培下的一类品种中的一个，长成后，再遇到世风日下的冲击，并不能使他们将自己连根拔起，反倒会拼命地

为信念培土。

于是，老天爷有时就降下个15床这样的病人，来试试卢大夫真诚的限度。

病人一入院，床号就代替了姓名。打针、发药不容易出错，被叫着号，自己也觉得很顺耳，答应得都挺甜。安在15床、归卢大夫管的这个病人是个深山里的猎人，来的时候，带着厚厚一叠病例和化验单，纸张、格式、字迹五花八门，像是一次又一次填写的身份证，证明他曾经进过一个又一个医院的门，看得出，医院的级别越来越高，病却越来越重，人剩了一张皮。诊断并不困难，最早是阑尾炎，最后是整个腹腔都发了炎。治疗方法也不算复杂，必须马上开刀。但15床死活也不肯动手术，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尖上，黑褐色的手指头紧紧揪着白被子角，好像是怕把他拖到手术台上去宰了。唯一露出在外面的那双包在层层皱纹中的小眼睛，像一对磨损太多、光泽全消的破玻璃片，已经看不出一个深山里的猎人所具有的气质，只剩下两个邪乎乎的小亮点。卢大夫很纳闷，拿出对付走失儿童的耐心，又问又哄，15床终于从被子下边透出个意思：前几回住院，飞禽走兽，什么礼都送了，大夫光拍着胸脯，就是瞎糊弄人；到这个地方，两眼一抹黑，再随便拉一刀，命就交代啦；这回，无论如何得找个靠得住的大夫。话就这么直直地砸到卢大夫面前，弄得他站也站不住，走也走不了，何况他又有个爱脸红的毛病，因此就把前边那些失职大夫的罪过都背起来，压得半天不出声。连旁边的病人们都觉得尴尬，偷偷看着卢大夫的脸色，轻轻抱怨15床。15床呢，还是那么一句话，要找个靠得住的大夫。卢大夫终于用矜持撑住受了伤的自尊心，安安静静地表示，再给15床一个星期，了解一下，这个医院里或市里别的医院，哪位大夫可靠，医术高明，告诉他，由他出面请来做手术。

过了一天，查房的时候，15床依然紧紧揪着被子角。卢大夫问问感觉，看看病历上体温记录越爬越高的曲线，也并不多说话。

又过了一天，15床还是沉默，卢大夫也不吱声。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直到第六天早上都是这么僵着，卢大夫心里可再也撑不住了，15床并不像他那么清楚自己的肚子里烂到什么程度。中午，整个病区都躺下午睡的时候，卢大夫坐在值班室里，看着书坐立不安地想，要不要求15床答应尽快手术……就在这时，门开了道缝，虚弱的15床像影子似的钻进来，张嘴就说：“就是您做啦，卢大夫！”

卢大夫勉强用矜持掩饰住如释重负的感觉，仍然安安静静地回答，请他马上回到床上去，明天手术。

谁想到，15床反而回身紧紧关上门，胳膊支在桌上，凑到卢大夫跟前。从新换的干净的病人服里，发出一股很久不换衣服才有的汗味儿、烟熏味儿、青草味儿和别的什么东西混在一块儿的甜腻腻的气味。他的热气直嘘到卢大夫脸上：“请您稍稍等几天再做手术行吗？”

“为什么呢？”

“我找到了一样东西，可还没送来。”

卢大夫仔细看看病人闪闪烁烁的小眼睛，还是一点儿也不明白。

“我要送您一件东西！这些天，我一直在留意瞧您，您是个好人，靠得住，您要是救了我这条命，我要送您一件谁也没见过的好东西。”

卢大夫慢慢抽回身，抱着双臂，靠在窗台上，说不上来是气愤，还是惊讶，紧紧盯着15床，想：是的，如今无论用语言表达情谊还是表达信任，都仿佛有种演戏似的虚假，好像总不如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来表示人和人之间的存在关系更实在。看病送礼，已经成了自自然然的习惯，人们向我们缴纳一笔额外的人寿保险费。卖肉的，送排骨；鞋厂的，带皮鞋；乡下送油、送花生、送绿豆。你谢绝了，但也理解，不过从来还没见过这么直截了当，认准送礼是真理的人，好像一个抢银行的家伙，诚心诚意地认定你也是同伙。

“你的手术我不做了，谁收你的礼，找谁去吧。”

卢大夫到现在都认为，是这句含蓄而有力的话把15床镇住了。

15床呢，则是被卢大夫那天突然涨得通红，然后煞白，最后变成青色的脸吓傻了。

卢大夫快步走进病房，所有的病人全都又快活又遗憾地争着报告：“15床等您来着。”“15床刚刚走了。”那张床已经全部换过了，雪白的被子被按空床的规矩一直铺展到枕头底下，上面还没有被另一个身体压的痕迹。卢大夫有点愕然。

他穿过傍晚的街道走回家去。也许因为赵大夫下班前给他上的那一课的缘故，他突然从司空见惯的街景中，发现出一点异常的现象。

这个盛养君子兰的城市，几乎看不见君子兰！

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把植物界一个完整生长过程中开花这个阶段，特别

地供奉、突出起来。随便你在哪个城镇的街上走，大楼也好，用拾来的旧料拼凑的小房子也好，凉台上，窗台里，到处可见一盆盆的花——其实绝大多数只是绿叶。它们拼命缀着沾满尘土的玻璃窗，它们徒劳地和凉台上堆放着的旧墩布、废品、洗晒的衣裤争景。但是，假如你换一个角度来看，便会在那些要耐心伺候、等待很久，才会开一次什么花的片片绿叶上，体会出人类一点一滴改善生存环境的孜孜不倦的劲头。然而在这里，君子兰被供在温室里，藏入内室中，重新在民间过宫廷生活。

又有什么不好呢？全城的人，几乎能发财的都发财了。存折里的数字，透露出来，会使人难以置信，但银行是要替顾客保密的。城里不像乡下，没有什么地方自个儿圈地盖房，因此你也无法在私人修建的精致的小别墅外边尝受时代形象的刺激。唯一的，你可以尽情观赏人们在大街上穿的衣服、骑的摩托；在这傍晚时分，也可以透过还没拉上窗帘的窗子，向里边随便瞟一眼，看看荧光屏在闪动的电视的颜色、尺寸的变化，或许你还可以看见电冰箱和别的东西。不过，并不是什么都能看得见。

卢大夫走到他所住的那幢楼前，在将暗不暗的天色下，特别清晰地想起在他隐秘的内心深处不断惦念的那个人来。

也是傍晚，也是下班回来，他走到楼下，看见一个女子站在那儿用手绢擦眼睛，像在哭泣。他向来觉得随便侵入属于人家自己的角落是不礼貌的，便直视前方默默走过去。但那女子用很悦耳的声音叫住他，请他帮个忙，原来她眼里进了一粒沙。她觉得那沙在上眼皮里，他把提包夹在腋下，请她抬起头，将眼球往下看，熟练地翻起上眼皮，什么也没看到，她眨眨眼，觉得它又到下眼皮了，他耐心建议她将眼球往上看，刚要翻下眼皮，她请他等等，拿起手绢擦直往下掉的眼泪，嘴角怪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也笑了，在昏暗的室外想从眼睛里找一粒细沙，也许像在海中寻一颗珍珠。他把她请到家里，打开灯，用生理盐水为她冲洗了眼睛，当然，好了。不知怎么的，他就记住了那双眼睛的眸子，乌黑、柔和。并且，原来她就是新搬来的，住在他对面的邻居。当然，他们在傍晚时分也开始互相走动，坐下来随便聊点什么。

住他楼下的主妇第二天一早就像警察似的盘问了他：“你们早就认识吧？”他摇摇头。那主妇把他的诚意仔细审视了一番，便用了间谍的口吻说：“哼，听说她丈夫把她甩了，她又把她情人甩了，不过她有的是路子，唱歌

的嘛，这帮子新星新秀什么的，只有我儿子才能把她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全都叫上来。”那时他神色黯然地瞧着某个地方，每逢他感到收藏在心中的形象纯洁的东西，不论那是一个人，是一件事，或者仅仅是一种感觉受到伤害和扭曲时，他就会这样。那些东西对他没有物质上的相关利益，却直接导向信念。

他上楼时，楼下的主妇正好进去要回身关门，特意看他一眼，仿佛在侦察他这回是不是一个人。她好像失望地松了口气，然后很神气地“砰”的一声把家门关严。他有些敏感，不管他现在娶妻还是没娶，和一个女人说了话，还是跟什么女人也不说话，楼下的主妇都有话可说，有问题要想。

卢大夫不忙着做饭，先打开电视，今晚转播几天间的一场歌星云集的音乐会，有那位女邻居的独唱。黑白两色的小小荧光屏一闪一闪，微光点缀着房里的陈设，旧而整洁，并且简单，对一个人多年来基本不变的收入是恰如其分的说明。所有的东西上，都罩着股说不出的自甘寂寞的味儿。当卢大夫听到她的演唱时，从厨房里出来，看见的是摄像机给她的一个侧背近景。他喜欢音乐，有不低的欣赏水平，在这个对古典主义真正的崇拜还没有完全开始，而对现代各种流派的喜爱和批判同时掀起热潮的时期，她的唱法，恰恰介于两者之间。发声方法正统，听得出受过严格训练，在行腔、吐字的个别地方，又吸收和变化了某位先是被喜爱得四处泛滥，然后招来理性批判，最后成为低格调代名词的香港歌星的唱法。于是，不够朴素、深沉，也不过分地嗲，正好悦耳、动听。摄像机在她的歌声中围绕她缓缓转动，推了一个特写。他皱起眉头，这是她吗？

抹得浓浓的好莱坞式的大嘴担负着唱的重任，还兼带传达表情，并且眼睛上戴了一副长长的、向外翘的假睫毛，那双眼睛不很自然地一眨一眨，仿佛又进了沙子。

突然，他听见有人在敲门，除了她，傍晚不会来别人。一种类似偷看私人日记的感觉使他慌张起来，忙跑去开门，又想到没有关电视，但是门已经打开了，说“请进”时他的嗓子里噎了一下。

黑暗中，一个男人站在门外边，肩上背着个东西，显然是杆枪。来人张嘴说话了，原来是已经成为过去的15床。卢大夫连忙让进屋，开灯，关电视，把那个叫人羞愧的形象关闭在里边。15床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好像换了一个人，背着猎枪浑身带着粗犷的山野气息。他是特地来告别，并且，他吞吞

吐吐地说：“再求卢大夫一件事，有件东西，路途远，实在不好带，想先搁在您这儿，下回来取。”

卢大夫这才注意到，他的大手里始终捧着盆小东西，只有两片对称的叶子，一盆君子兰。卢大夫不由得微笑了，连深山里的人也禁不住风气的诱惑，也想养养君子兰。能理解。他接过来，放在窗台上。这时，又有人敲门，这才是女邻居来了。猎人走了，临下楼还再三说：“您千万别忘了浇水，也别浇多了。别给它多晒太阳，也别叫它冻着。”

他们俩人又坐下来聊天。他第一次注意到，她有点憔悴，有点寂寞，和关闭在电视里的样子完全不同，平平常常，但使人觉得实在。有一会儿，他觉得那猎人的到来完全是在漫长的孤寂的傍晚，一阵幻觉突然出现在昏暗之中，又消失在一团暮霭里。但是，留在窗台上的那盆君子兰，挺着两片其貌不扬的小叶子，作为曾经来过一个人并留下嘱托的证据。

这两片绿叶竟成了一道友谊的桥，卢大夫和楼下主妇的关系改善了。她从外边看见他窗台上的君子兰，马上跟他打听是什么品种，哪儿弄来的，什么钱买的，或者干脆是病人送的！盘问得很严。卢大夫正不知道该浇多少水，可以和她说的话就多起来。她搬出好几本养花的书给他看，关于君子兰的说法都是那么几句，但她见一本买一本，那种专注劲儿使他想起自己学外语时买下一套又一套教科书的感觉。她还亲自爬上楼来看看他的花，像是看望一个可怜的病孩子，又带他下楼去看自己的君子兰，夸起来像夸自己养的儿子。她的君子兰的确有一点值得炫耀，快开花了。卢大夫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顿时变得简单、明朗起来，她其实是个很热心的人。

对门的女邻居看见他们站在那儿谈养花，微妙地笑笑，似乎遗憾他也有情趣不高的地方。那笑容偏偏被楼下的主妇看见，撇撇嘴：“假模假式！你知道她唱歌赚多少钱？！”

一天早上，卢大夫刚值夜班回来，楼下的主妇慌慌张张截住他：“您可回来了，快来看看。”她那副模样使他本能地问：“谁病了？”

“我的君子兰！”

卢大夫跟着她进屋看，那君子兰开花了，开了一束淡灰的花，歪歪斜斜的。她丈夫是工厂里坐办公室的什么干部，靠在沙发上，挥着手布置工作似

的说：“赶快拔了！这怪花肯定不吉利，老大谈恋爱，老二考高中，你评职称，我们那儿精简，谁知道这花应在谁身上？拔了！拔了！”女主人一听就哭起来。卢大夫自己也在养花了，很理解她的心情，想起一个懂花的人，叫她先不急，他去问问。

卢大夫有个病人，住院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也出院了，但是活不长。不难猜，得的是癌。这病人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员，养花迷，卢大夫曾去看过他。这一回，卢大夫走到这家门口，见门大开着，外面停着辆三轮车，有几个人在进进出出地往外搬花，他立刻有一种人去楼空的不祥感。他三步两步迈进门，儿女都在，病人的老伴抓个布把桌上的什么东西盖起来。并没有人在哭，病人也好好地躺在床上，抬起手朝他热情地打招呼。卢大夫习惯地踮起脚，躲过满屋地上摆着的花，走到病人床跟前，问：“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我们卖了几盆花，卖了……”病人老伴出口又停住了。

“告诉卢大夫，他又不是外人。”病人微笑着。

于是卢大夫听到了一个对他来说很吓人的数字，后面三个零，第一位差一点就够再进一位了。这么大的数儿不容易数，儿女和老伴一块数，十个一叠，一份份摊在桌上。病人的腹水又加重了，晚期肝病的面容越发黑起来，泛着一层青青的异彩。地上一盆盆花，长得生机勃勃，刚刚浇过水，每一片叶子上都挂着细小晶莹的水珠，使人想起大庙后面成群的舍利塔。卢大夫摸着病人细弱的脉搏，记起病人曾经对他叹息，一个小学教员，没什么本事给儿女谋生路，连他们的功课都没能管好，儿女怨他呢……他对得起他们，可以瞑目了。

卢大夫默然走出来，走到大街上，才想起他竟忘了替楼下的人问问开灰花的事情。他来到市中心，正遇上卖君子兰，平日难得见到的君子兰，春游似的一齐出现在十字街头。

待业青年从热情中潜着骚动地叫卖，推着一车车模样矜持的君子兰；有些卖货的，跟他们年龄、打扮都差不多，人却显得懒散些，那是机关里年轻的工作人员，平时叫头儿瞧着有点儿碍眼，这会儿被打发出来跟待业青年竞争。卖花的，还有军人。肥大的裤腿，上衣两个兜，不会大声吆喝，是出公差的战士。即便他们的君子兰品相平平，也有人买，因为他们晒得黑黑的脸

上，透着诚恳的红润，找钱、收钱的时候，表情和上操走步时一样严肃、认真。细看。君子兰身上系着细线，挂着小牌儿，写着花名，标着价。高雅的君子兰也有些个有趣的别名：“和尚头”、“鬼花脸”、“韩大娘们儿。”像捡起的孩子，谁养，名字随谁。花价五十、一百，至一千、两千不等。看货色，高级品种自然不在这儿公开出售。

花丛中，卢大夫杞人忧天地沉思起来。君子兰的价格早已大大超过了它实际应有的价值，不过，真正的价值究竟以什么为依据呢？在一个又开放又封闭的圈子里，人们在根据狭窄的、一时的需要，甚至根据没有可靠出处的传说和以现有价格做杠杆来任意制定价格。这君子兰既不是粮食，又不是工业产品、工艺品，并没有为扩大再生产提供原料，自开自败，不过像是钱在自个儿翻跟头。隔海的日本总有一天，也许就是现在，已经不需要这里的花了吧？总会有一个饱和的，不知人们要不要为这种几乎凭空而起的增值，事后付出代价……也许，不必担心，真到君子兰饱和的时候，又不知是什么地方，谁知道是美国还是有钱的阿拉伯酋长国，突然又对我们的痰盂或者鼻烟壶发生了兴趣呢！也许，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发财，换一个地方，还是按同样的自发方式，闹闹哄哄地开头，转眼就变成了一件正儿八经的事情……

突然，卢大夫在卖花的人中间看见了赵大夫，正和一个人分了钱低着头点。他走过去，在赵大夫肩上拍了一下，嘴却结巴起来。

赵大夫忙解释：“不，不，我只是帮人家品品花相，鉴定一下。按规定拿手续费，你知道，我儿子……”

卢大夫摆摆手，表现不在乎听这些了：“我们楼下那家开了盆灰花，你不如去看看。”

“灰的？！黑的？！你说清楚了？！”

“灰的。”

卢大夫推着赵大夫进了楼下那家人的房间。女主人眼睛、鼻子都还红肿的，告诉卢大夫，她已经给市君子兰协会打了电话，请他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卢大夫觉着她如同对付霍乱。两个大夫像会诊似的对着那盆灰花端详起来，赵大夫低声询问女主人，养了多久，施过什么肥，仿佛问病史。

院子里响起一阵汽车喇叭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一辆中型旅行车停在